

开

明

第二辑



黄裳著

旧戏新谈

开明出版社



文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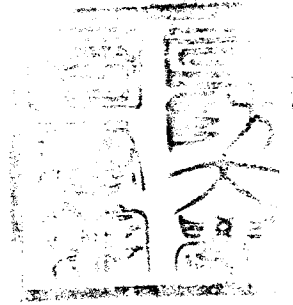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0 2530 8

-532

黄裳著

旧戏新谈

开明文库 第二辑



(京)新登字104号

开明文库(第二辑)

旧戏新谈

黄裳著

开明出版社出版

(京海淀区车道沟八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124千字 插页2

1994年8月北京第1版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077-707-3/1·70 定价: 5.90 元

徐 序

黄裳兄的《旧戏新谈》将付印，要我写几句话。

大约在前年冬天，我们接到许多读者的信，说《文汇报》的版面太沉闷，希望我们有一点革新，因此我们决定添辟两个附刊，一是《新闻窗》，由梁纯夫兄主编，供应读者一些有关新闻背景的资料。一是《浮世绘》，由黄裳、钦源、梅朵三兄主编，主要的目的是介绍各种新的知识，并提高读者娱乐的水准。这附刊创刊以后，几乎每天有一篇《旧戏新谈》，署的笔名是“旧史”。

因为我对平剧有相当深的嗜好，很多朋友都疑心是我写的，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写过“剧评”；像《旧戏新谈》这样清新活泼的散文，我根本也写不出来。

我自从离开学校后，经常总保持一种运动及一种娱乐，以调剂身心；二十年的记者生活没有毁掉我的康健，主要就是靠这个习惯。娱乐方面，最初是玩留声机，收音机，拍昆曲，最后是浸沉于平剧；那是因为抗战这几年，什么

1956/12

都玩不起了，而偶然又遇着一个在北平很有名的“老票友”，吸引了我的兴趣。那里知道，这玩意儿，竟像吃鸦片做旧诗一样，一靠近，就被它吸住脱不了身。我曾花了整整一年的功夫，去研究平剧的基本组织如音韵、格律、锣鼓等等；后来学唱，学做，更费了很大的精神。这位“正宗谭派”的票友，教起来一丝不苟，一字一腔，都要你学得丝毫不变，而且要考究神态和境界。我那时也深悔搞这无聊的玩意儿，但既经犯了瘾，简直就迷下去了。要不是湘桂大撤退这一幕惊涛骇浪，冲破我苟安的环境，我也许竟变成“票友”了。受了这个教训，“复员”回上海以后，就再也不敢提这捞什子。

我不敢说平剧没有它的艺术价值，尤其它的影响之大，到现在恐怕还没有一种戏剧能够和它比拟。全国各乡镇，几乎都有它的影子；甚至南洋各地的侨胞，尽管对国语不大了解，对平剧也一样的爱好。最近我到台湾去游历，各处也都有“票房”和平剧的演出，这看来决不是胜利后跟“五子登科”一起复员去的，沦陷了五十多年，它还是和孔庙城隍庙等等一直保存着的“国粹”，可见它的植根之深了。而且平剧的兴起，当初本来也是一种戏剧的革命，把各地的乡土戏，冶为一炉，成为通俗易解的平民艺术，推翻古典而贵族化的昆曲等等。可惜后来经所谓骚人墨客的改进，把它粗犷的泥土气全消蚀了，活泼可爱的农村艺术慢慢的又变成了庙堂和贵族的点缀品，而且种种人为的格律，把它捆得死死的，不再有多少生气；一部分演变成上海的

整本戏，更是面目全非了。

我对戏剧根本是外行，而又在无意中染上过平剧的瘾，知道它的积习之深，实在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前途，要改良，除非重把它解放回农村去，但是又谈何容易？所以关于这一类的讨论，我总是站得远远的。

黄裳兄其实也是一个外行。但正因为他是一个外行，才能超脱一切，用活的眼光来看这个死东西，从这个角度里，看到了人生，看出了现实。这是一个很新奇的尝试。

当《文汇报》还没有被扼杀以前，读者每天看完了国内国际的新闻，再读他的《旧戏新谈》，许多面目会浮在眼底，道貌岸然的老生，打诨帮闲的丑角，似乎都另有一番生气。

黄裳兄这个尝试，这一年来给我苦闷的生活以不少安慰。譬如，平剧中即使是夫妻对坐“叙叙衷肠”的时候，涉及一点秘密，马上就“禁声”不语，要做一番警戒的场面。以前我看了，只觉得是多余而不近情理。现在想来，这竟是最深刻的表现。足见言论自由是“古已有之”，调查统计，也并非“于今为烈”了。

徐铸成 一九四八年三月

吴 序

——关于作者

几年前在昆明，从上海的《周报》上，读到黄裳先生关于美国兵的文章，生动的文笔，顿时吸引住了我，从文章里知道作者是翻译官，一个翻译官而写出如此情趣如此风调的文章，想象中此公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二十多岁。老实说，在昆明看够了，也听够了翻译官的故事，对之是并不“肃然”，也不肯“起敬”的，一直到读了《关于美国兵》之后，才肃然了一下。

不久，又读到《昆明杂记》，作者特别对于南明史事关怀，惭愧得很，自己在昆明前后住了将近十年，原是抱着搜辑南明史料的大计划去的，十年来虽然先先后后买了百十种书，几百份碑帖，却不曾写过关于昆明，关于南明一个字，不但“此愿竟成虚”，到头来连书和拓本一塌括子都拿去换米了，发了“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之叹。看看一个过路游客，在百忙中还上昆明和贵阳的图书馆作研究，

不能不脸红，也不能不起敬。

接着又在《文汇报》上读到作者的南京通讯，犀利的文笔，翔实的报道，熟识的风格，读了如见故人。

不久，作者回沪编报，开始和我通讯，要我替报纸续写《旧史新谈》，为了对于他的文章的爱好，当然是乐于从命。

于是，奇怪的事情来了，《浮世绘》上连续发表《旧戏新谈》，署名是旧史，谈皮簧谈昆曲极当行，屡次提到十几年前看此戏，又对京朝名角，一个个如数家珍，甚至会说起是某年某月在某地听过某角唱某戏，如话开元遗事，似乎作者是上了年纪的行家。但是，问题不止于此，文中还谈及服装的美，脸谱的美，表情的美，作者决不是一个庸俗的旧戏行家，而是对旧形式的艺术具有高度的欣赏和批评能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一作者对当代史事极熟识，《新安天会》这一篇好极了，张奚若先生曾经好几次和我谈起此文。第二，作者对旧史也如其对旧戏之当行，没有一句外行话。第三，他说的是旧戏，读的人读的却是新戏，他对旧戏史事的批评，公平而有分寸，有分量。第四，文章清新流丽，相当熟练。

每次得到《文汇报》，总习惯地先读旧史的文章，虽然我对旧戏一无所知，却对《新谈》抱极大兴趣，作者有几次提到火判，说到某角（大概是侯益隆罢？）演火判，脸谱服装表情美极了，美极了，这个美极了的印象，隔了一年多，到今天我还在时时想着。

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是从《新谈》里发现，还是作

者自己告诉我的，证实《新谈》确是黄裳先生的著作。

同时又从报纸上作者别一篇文章，知道作者不但不是外语系出来的，甚至不是文学院，是学工程的。我最初自以为是的推测全错了。

作者似乎对南明史事还在继续探寻，为了吴昌时，还特地访问了鸳湖，写出了明代覆亡前夕，政争幕后人一生的《鸳湖记》。

几个月前，作者来信说，《旧戏新谈》的稿子选出了五十几篇，预备结集，并且说明是取意于《旧史新谈》的，有义务作一篇小序。这一义务的实践，由于我已说过一无所知的困难，拖延了好久，实在谈不出什么道理，只好就所知道的说了一点，不能算是序，就算一个读者对于作者的介绍，学学作者惯用的题目，题记为《关于黄裳先生》罢。

我能向读者说的话，老老实实的说，我是喜欢读作者文章的一个读者，尤其喜欢读这一本书，我不懂旧戏而喜欢作者所欣赏的旧戏，我写过《新谈》，却更倾倒作者的《新谈》。

吴 晗 三月十三日于清华园

章 序

前人言道：“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就是那个被英国人看得比印度还值钱的沙士比亚也曾在他的戏里把人比成一个不讨好的演员，演过了他的那一出，便被世界忘掉的傻瓜。他们都把人生和戏混为一谈，其实，戏真是从人生中摘出来的，人生倒不能当做戏。如果把人生当戏做，个人也许显得睿智绝顶无罣无碍，苦的却是别人——那些一板一眼做人的，全被扯到你一个人的戏中去，免不得啼笑皆非了，换一句话说，抱着正正经经做人的态度过日子，苦的是自己不过是伤害自己而已；如果以人生为戏剧，你也许是最聪明的演员，抡着聪明的斧，伤害的无非是别人。

原来是谈戏的，一开头，就把话扯远了，还是让我赶快收回来，就戏论戏吧。

溯自看戏以来，将近三十年矣，说不上能懂得什么，不过止于一个热心的看客。说热心，倒一点也不假，好像

是生而俱来，每场必是依时早到（多半是连饭也没有吃好），静候三通鼓，等待拔旗跳加官（近来仿佛连这些都没有了，却加上了“谢幕”的尾巴）；如果不幸赶晚了一步，老远的一听到锣鼓齐鸣，就如同上战场的马，不由得加紧脚步，冲上前去，心中有无限的懊恼同时升起，我把那些老的看死了，小的看大了，可是至今我还不过是一个热心的看客而已。

若是说有一点成绩的话，那就是从乱七八糟的戏目和戏子的中间，我分出一个高低好坏来。我懂得哪一个戏子，唱哪出最拿手，我也知道哪一出戏是任凭谁也唱不好的，听到佳处“好声”也能冲口而出。什么是佳处，那是说不出也道不出的，就从那一声响彻山谷的长啸中，消去自家胸中成年累月堆积起来的块垒，听到好处，气一平，“好”声是自然而然出来的，当然那与到科班捧角起哄不同，因为后者全是主观的，近乎扯淡，你一喊，他一顶，弄出岔子，散戏后天桥外空地再见，总得打个鼻破血出，争个上下。也有过于正直的看客，一听到窦尔墩骂黄天霸为奴下奴便大鼓其掌，惹得全场注目，那是只取意识，说不上懂戏，至于那些奉命捧角，埋着头两手高擎，大鼓其掌，原来应该是撵出戏园子的。

我看过多少小生小旦，长大了便唱正生正旦，到老便去为丑角，丑角照例有三根鼠须，表示老奸巨滑，人生的经验不少，话能从两头说。至于净呢，有的虽然狰狞可怕，倒不一定是坏人。有人说凡是脸向上勾的是善的，向下勾

的是恶的，这些歪嘴斜眼睛的，无非是奴才打手之流，什么也说不上。可是欺压起老百姓来，总还是这些人多，老实的看客是容易上当的，忘记他们的后边也还有抱腰的勾大白脸的主子。

在戏里，好角色倒并不一定扮地位高的人，坐而为主的也许是一个戏包袱，立而为仆的说不定是个好角，被敲牙割舌的是正工老生当行，而那个高踞宝座，发号施令的倒是一个破锣嗓子的烂花脸，在台上是他，前呼后拥，作威作福，下了台，抹抹油彩，就见到一个满脸烟容，流清鼻涕的瘾君子，像一条老狗似地蹒跚在戏箱边上，再等下一出戏，以便打杂。戏总有他唱的，可是他一辈子也唱不好。

至于声音高低隐显，也不足以说明角色的好坏；大嗓不见得有味，低声不见得不动人。上下高低之中，有一个适当的配合，最怕的是拿不准调，忽高忽低。道白还好，可自诩另出一派，若是唱起来，那可难煞琴师，急煞同台唱戏的，苦煞听戏的客人了。

一般看客，习于为戏中人担忧，所谓“替古人担忧”也，我有时为戏子担忧，生怕他一失手，一走腔，赢得满场倒彩，弄得前功尽弃，丢尽了脸。有时还为我所请的客人急，如果他是一个老看客，姗姗来迟，那就要害我频频回首，望得脖子酸痛，幸而他来了，看得没有趣，那也成为我的一份心事，好像演戏的不是他人而是我自己。曾经请过一个客人看科班戏，他照例迟来，忘记在孩子们的班中，戏

码前后不以好坏为准绳，等他到了，正赶上最后的一出大武戏《登台笑客》（只有到广和楼的人才知道这出戏），戏既无趣，坐的又近，尘土迎面扑来，使我也无法向他解释，最后未终场而离去，客人是颓丧万分，我也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而台上仍在不断厮杀，要拚个你死我活。凡是武戏免不了杀人，因为那些武生原来是以表演杀砍为事的，只有正月初一唱的《英雄会》那却不同，那和君子之争相差无几，只是那个结局并不怎么Fair。就是那个“奴下奴”的爸爸黄三太，暗使甩头一子，把那个好汉窦尔墩绊倒尘埃才结束了那出戏。

虽有战争，而不流血，老百姓把它当做一出吉利戏，可见得不管真的假的，老百姓是不喜欢流血的。再要为了满足自己私欲，流尽老百姓的血，那么老百姓一定是恨入骨髓，迟早要群起而攻之的。

一切的进步和改革我都赞成，惟独旧戏我不这样主张。既然以“旧”相称，就大可保留它的本来面目，另可创造新歌剧，自成一型。正如同不必磨去铜绿加以消毒，把出土的古器当饭碗用也。就以舞台上的设备而论，废去了台上的高栏杆，“花蝴蝶”就不必再练杠子工了，没有那两根大柱，“金钱豹”也无法把钢叉钉在上面，看客也不必“吃柱子”了，这还都是不相干的，至于减去“出将”“入相”下的两块戏帘，使躲在后台的无法看前台，使唱倒板的无法躲藏他自己，使师傅无法为他那新露脸的徒弟把场，也使检场的无法在一扬一落之间显出他虽是戏外人也颇能缓

速应节。最受损失的，还是那些大角，出场亮相不易，犹记小楼在世，戏帘一扬，侧身而出，轻微地颤那么两三下，然后猛地把头向台口一转，眼睛一张，仿佛照亮了全场；双脚站定，又似安稳了大地，全身挺住连背旗也像塑就的，这时全园鸦雀无声，过了二三秒钟才似大梦初醒般齐声来一个“碰头好”。

如今，改良了，上场只能像溜边的鱼，要不然，上场门的看客老早就看清他，任何大角也无法使出他的扭转乾坤的力量，（事实上大角也快死光了，）尽管把几十盏明灯黑了又亮满台仍像一无所有，使看客不知什么时候才适宜地喊出他的“碰头好”，其尴尬情形，正如我费了这许多傻力气，写了这篇文章，也还没有喊出我的“碰头好”一样。

其实，作者也是“叫好”的看客，真有一出好戏上演，我们也会不约而同地齐声叫好。我们原来是不惯于互相标榜，当面捧场也。

靳 以

目 录

徐 序	1
吴 序	4
章 序	7

第 一 辑

评剧家	3
“评剧家”之二	5
京 白	7
叫 好	10
十万春花如梦里	13
关于川剧	16
关于违碍戏	19
《水浒》戏文与女人	23

第 二 辑

法门寺·····	29
关于刘瑾·····	31
打渔杀家·····	35
连环套·····	38
盗御马·····	40
小生三类·····	43
安天会·····	45
新安天会·····	48
春闺梦·····	51
青石山·····	54
朱痕记·····	56
四进士·····	58
美人计·····	61
回荆州·····	64
截江夺斗·····	67
祭 江·····	70
西 施·····	73
战宛城·····	78
骂 殿·····	81
关于《纺棉花》·····	84
长板坡·····	88
蝴蝶梦·····	91

金钱豹	94
一捧雪	97
灞桥挑袍	100
空城计	102
洗浮山 霸王庄 茂州庙 拿谢虎	106

第 三 辑

打樱桃	115
得意缘	118
雌雄镖	121
小放牛	125
花田错	128
嫁 妹	131
戏 凤	134
夜 奔	139
别 姬	142

第 四 辑

饯梅兰芳	151
念小翠花	154
捧萧长华	156
怀侯喜瑞	159
谈郝寿臣	162